

國朝文錄續編

四知堂文錄引

四知堂集清江楊勤愨公著公爲乾隆朝名臣總督漕運
二十年爲運丁拯卹疲困與河臣商量水利無弊不絕無
利不興予讀其奏疏嘗件繫其事而爲文述之蓋皆可爲
後世法程與靳文襄公治河諸疏並讀者也顧文襄之疏
暢透淋漓如江淮河濟之不可遏抑公疏則簡嚴迢潔如
粟米豆麥之必取堅圓一正二奇各有其勝他文亦有風
發泉流不使人一覽而盡書曰詞尙體要禮曰詞欲巧勤
愨公其兼之矣公喜言詩每督艘北上輒於水邊林下把
酒高吟嘗賦落葉詩三十首中有句云後來居上積薪同

而上句不稱其幕中客爲易之曰逝者如斯流水似公擊
節嘆賞筆之於文以不沒其實此于公爲餘事然通懷達
識亦可於斯見其概矣爲世名臣豈偶然哉今錄其文爲
二卷

四知堂文錄卷一

清江楊錫紱方來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遵 旨陳明米貴之由疏

爲欽奉 上諭事乾隆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承准軍機處字寄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軍機大臣等議覆西安巡撫徐杞所奏民間糧石有好徒射利預先給銀賤價定買及囤戶居竒等弊應令各省督撫不時嚴飭地方有司查禁等語所議固屬現在應行之事然督撫奉到部文不過轉行各屬出示禁約多一番文告而已有司果否實力奉行卽奉行而於米價之貴賤實在有無裨

益尙未可知也朕思米穀爲民生日用所必須而邇年以來日見騰貴窮黎何以堪此卽如川湖素稱產米而川撫紀山則以商販雲集米價騰湧爲奏湖北督撫則以江南被災資楚糧接濟以致本省米貴爲奏又如直隸一省向藉入溝糧石今歲畿輔尙屬有秋而入溝亦以搬運太多而貴夫商販流通貴則徵賤間或暫時翔湧何至連歲遞增有長無落若謂固戶居奇此實弊藪然自地方官力所能禁何至全不奉行任其壟斷累民而督撫漫無覺察竟無一實力嚴禁著有成效者若謂戶口繁滋則自康熙年間以來休養生息便應逐漸加增何獨至今日而一時頓

長若謂康熙年間倉儲有銀無米雍正年間雖經整飭尙未詳脩今則處處積貯年年採買民間所出半入倉庾未免致妨民食此說似乎切近然在當時分省定額悉經該督撫分別酌議自按各省情形且至今足額者寥寥亟須採買所在皆是藉以脩荒撥賑難議停止設或果由於此則當切實敷陳商酌妥辦不當聽其自然而不爲之所也朕反覆思之不能深悉其故亦未得善處之方夫人事不修而民生不裕今日政治之闕失何在所以致此者何由米豆關稅業經通免雖不可因此遽求奏效而於米價宜不爲無補又何以價不日減轉益日增今使復徵不且較

此更增乎各督撫身任封疆於民生第一要務必當詳悉熟籌深究其所以然如果得其受病之由當力圖補救可傳諭各督撫令其實意體察詳求得失之故據實陳奏或朕所舉諸條之外別有弊端俱宜確切入告務期實有裨益以裕民天更不得因諭旨中偶及免稅一節誤會朕旨以爲意在仍征米稅也欽此遵 旨寄信到臣臣跪讀之下仰見 聖主念切民天熟籌足食之至意臣伏查水旱偏災與國戶居奇雖亦足以致米穀之貴然尙非所由貴之源也臣竊以米穀之貴由於買食者多買食之多由於民貧夫 國家休養生息百餘年於茲荒土盡闢宜乎

民之日富而反貧者積漸之勢也所謂積漸之勢有四一曰戶口繁滋一曰風俗日奢一曰田歸富戶一曰倉穀採買倉穀採買之弊我

皇上所謂處處積貯年年採買民間所出半入倉庾未免致妨民食蓋已洞悉情形毋庸更贅戶口繁滋則今日海宇實在情形聖諭謂自康熙年間以來休養生息便應逐漸加增何至一時頓長以臣觀之實亦未嘗不係漸增臣生長鄉村世勤耕作見康熙年間稻穀登場之時每石不過二三錢雍正年間則需四五錢無復二三錢之價今則必需五六錢無復三四錢之價蓋戶口多則需穀亦

多雖數十年間荒土未嘗不加墾闢然至今日而無可墾之荒者多矣則戶口繁滋足以致米穀之價逐漸加增勢必然也臣所謂由於風俗日奢者蓋國初人經亂離脩嘗艱苦風尚儉樸迨安居樂業數十年後子孫有笑其祖父之樸陋者矣衣食之類競求佳麗婚喪之事務期美觀始於通都大邑今則荒徼山僻之農民亦漸習於奢靡平時揭借爲常力田所入抵償去其大半餘又隨手花銷甫交冬春卽須糴米而食農民口食亦取給市鋪則價焉得不長也臣謂由於田歸富戶者國初地餘於人則地價賤承平以後地足養人則地價平承平旣久人餘於地則地

價貴向日每畝一二兩者今至七八兩向日七八兩者今至二丁餘兩貧而後賣既賣無力復買富而後買已買可不復賣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爲佃耕之戶每歲所入難敷一年口食必須買米接濟而富戶登場之後非得善價不肯輕售夫一物也一人市之價不能增也十人市之則一時頓長矣十人出售價不能求多也一人獨售則任其高勒矣如是而米穀安得不貴乎今就四者之由合而計之生齒之繁此國家重熙累洽登斯民於仁壽之效也田歸富戶非均田不可然此法行之開創之初尙虞紛擾今累葉承平之時更

難施行惟風俗奢靡尙屬勸禁可施或婚喪往來示以一定之閑或衣服器具限以莫踰之制現奉 欽定禮書頒發飭遵應令地方官實力董率酌示勸懲自紳士而及齊民自城鎮而及鄉僻以次蠶革風或稍戢但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此止可徐徐化導不能遽收其效至於常平積貯藉以脩荒難議停止 聖明遠見誠爲探本

握要然臣再四思維雖不便因採買致貴而議停止而其中亦尙有應斟酌調劑者蓋積貯以足賑濟而止不必過多乾隆九年御史孫灝奏請酌定常平貯穀額數以平市價經部議准通行各省雖俱酌定額數然當時督撫究竟

爲有脩無患之意重而未深計及於穀價之日昂採買之
維艱卽以湖南言之州縣之倉有貯至五六萬者府倉有
貯至七八萬者應飭各省將定額再加詳細確核有過多
者酌量裁減十之二三其已買足者於平糶時存銀歸庫
未買足者卽扣除不必再買又常平糶三爲出陳易新計
耳其實豐年之後原無資於平糶而倉穀堅好亦有可存
貯數年者州縣官因年例糶三卽穀好年豐亦必出糶請
嗣後不必限定每年糶三年歉價貴之時多糶固可如年
豐價平之時卽不糶亦可蓋多糶一石小民未必多受一
石之益而少買一石閭閻卽受少賣一石之惠矣又臣伏

讀諭旨詢及今日政治之闕失何在所以致此者何由仰見

聖德謙沖治益求治誠天下生民之福也臣反復思之今日政治大綱細目無不畢舉第奉行之下循名者多而盡實者少卽如定例令州縣官徧歷鄉村體訪應興應禁各事將行之有無效驗造冊詳報督撫核實三年一次奏聞此固責實之意然查所列應興諸政皆係易於鋪張假冒之事其有實跡可據而難於粉飾者莫如地方之水利顧因泛濫之事多而水利亦遂致力不專未奏實效似應酌立勸懲之法使各認真料理免托空言夫雨暘偶愆事所常有果水利之蓄洩有資自非異常水旱豈

卽坐視無收大約民間百畝之田有一二畝陂塘卽可救
蔭而愚民昧於遠計甯爭此一二畝歲收之穀不知偶值
少雨并百畝而棄之若親民之官爲之指示開導當無不
爽然悟者臣請 勅下直省責成道府等官督率州縣專
力講求水利稽之志乘訪之紳耆凡遇下鄉之便卽留意
相度何處舊跡之宜復何處新工之宜興面同該地士庶
熟籌詳議或勸其協力或代其設法或量捐薄俸以爲倡
或酌請公項以爲助果有實意感孚於民誰不踴躍從事
風聲所樹卽身未親歷之處一切水利民間亦必自爲興
復如是則土盡膏腴出穀可倍於舊而蓄洩有脩偏災不

能爲患庶於米穀之貴不無裨益此等陂塘堰壩之新復
新興俱有實跡可以勘查道府勘驗確實果於民田有益
詳請 題咨酌與議叙其有平日漫不經心以致旱澇得
以爲災亦令道府於勘災之際查有未興水利州縣明知
不理者卽詳揭叅處如此似可使州縣專力講求水利於
應興諸政中尤加意料理未必非補救米貴之一道也夫
米價之貴今日已成積漸之勢欲令一旦而復歸於賤誠
未易易就臣所見不過於採買之中斟酌調劑并請專力
水利以期產穀之多是否有當伏惟 聖明裁擇臣恭
摺覆奏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

穀貴之由有四此無可如何者也而因推出專力水利
以求穀之增多雖使晁賈復生其道不過如此

通籌漕運全局急宜調劑疏

爲通籌漕運全局急宜調劑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

竊臣材識迂愚荷蒙

皇上天恩畀以漕運重任夙夜兢惕惟思勉竭駑駘上足以裕 天儲而下有裨於軍旗受 命以來一載於茲重運空回均已親歷竊見各省旗丁頗多貧疲辦理公事殊爲竭蹶查 國家設立軍丁給以屯田爲恒產出運則有耗贈有月糧有行糧雖各省原定之額多寡不齊而爲數亦不甚相上下約計每出一運銀米等項足敷一運之用至於船隻則新造有價三修有銀或遇停減之年亦月糧

有米苦蓋有銀所以養之者未有不厚何至年復一年日就疲乏臣因細加體察廣行咨詢其受病之處有源有流其調劑之法宜變通宜體恤亦宜懲戒謹就臣愚昧所及縷晰爲我

皇上陳之

一屯田取贖交價宜寬年限也查屯田一項乃贍運之本而歷年久遠田多失業卽有册可稽者亦多典賣民人不能取贖雍正十三年乾隆七年屢經前漕臣奏請清查造册送部其典賣田地許照原價取贖並嗣後軍民不得私相典賣立法已極周脩然自定例之後仍復不能取贖

蓋緣丁力久疲當日典賣之價至於盈千累百遽欲全交
原價往往力有不及夫無屯田則無津貼無津貼則贍運
無資此貧疲之原也臣請嗣後取贍屯田原價在百兩以
上俱令其分爲三年交價價足田卽歸船如此稍爲變通
則幫丁得以從容籌辦多贍一分屯田卽多增一分養贍
矣

一請嚴短欠口袋之例以杜冒濫也查糧船到壩倉場派
定倉口坐糧廳驗明米色令經紀兌收通幫無欠呈報全
完其有兌不足數者名曰掛欠口袋坐糧廳勒限三日兌
足如不能完卽行追比足數然後給發完呈此定例也近

年糧艘俱抵通全完然全完之中有本來升合無虧者亦有貧疲之幫些須掛欠勒限而後完者此掛欠口袋之丁由於米石不足米石不足非水次折乾卽係沿途盜賣在丁固有應得之罪在官且干失察之條乃向來辦理但通漕全完丁固倖免責懲官且濫請議叙彼領運員弁安肯實力稽查請嗣後抵壩覓米但有掛欠之丁坐糧廳勒限追完仍行細打其領運千總所管幫內但有一丁掛欠卽限後全完亦不准議叙並總運之同知通判督運之糧道俱不准議叙庶官丁均知儆懲而稽查可望嚴密矣

一新僉旗丁應請禁勒認公私欠項也查丁力貧疲然後

另僉殷丁此通漕之定例也但所革疲丁非官項有欠卽私債纍纍向來新丁僉到各衛脩弁亦有將舊丁欠項令新丁接受者是未出運而先已受累所謂殷丁亦不日轉成疲丁矣請嗣後衛所僉丁止令酌認蓬桅槓索價值至舊丁所欠如係茶果個兒錢等官項應於舊丁名下著追一年不能追完卽令原領運之千總賠還如係私債悉聽舊丁自行清理絲毫不許勒令新丁接受如有違犯或有告發或經查出將抑勒之脩弁卽行叅革庶新丁不代人受累而應僉之戶亦不至視出運爲畏途矣

一水次兌漕應令旗丁執攜也查兌漕斛米積弊多端每

有不肖胥吏私收民間折色虛出糧票自知倉內缺米恐
致敗露卽於兌交軍旗時串通積慣斛手飛色走攬輕用
手法剝削彌補一斛之米竟有少至一二升者夫旗丁長
途挽運已有盤剝傷耗之虞何堪於水次受兌之時先受
虧缺之累從前各省丁旗屢呈請准令自行執攬雖經歷
任漕臣通行飭知究未奏明定例多係陽奉陰違應請嗣
後州縣水次兌漕准令倉役執斛本船旗丁自行執攬仍
飭監兌之員稽查看視不許顆粒浮高庶公平量兌積弊
可杜矣

一江南之江淮興武二幫宜運快並僉以杜狡脫也查各

名幫丁雖多貧疲而總不如江淮興武旣無屯田又無什
軍幫貼其貧疲爲尤甚故別幫僉丁雖未必能盡得殷丁
而猶有丁可僉至於江淮興武近日則並無丁可僉矣緣
江興二幫俱隸江甯省會向來有運丁快丁名色運丁以
運漕糧屬糧道管理快丁則管駕在省號船屬驛鹽道管
理一族之中有快有運一家之中亦有快有運昔時運漕
得利卽快亦爲運近年幫船疲乏卽冒快脫運是以兩衛
每僉一丁卽以是快非運告辨無休僉丁雖由衛所而審
斷必由州縣書吏棍徒勾串左袒州縣往往墮其術中斷
爲是快非運是僉一丁卽脫一丁因而丁已貧疲仍令駕

運不敢另僉如此安望得有殷丁幫船焉有起色臣因細查漕運全書內開順治十二年漕運總督蔡士英疏請成造漕船僉選旗丁請爲編審幫貼之一法經戶部議覆按丁造船誠爲善法但軍衛舍餘每多竄入各衙門鑽充承舍並黃快屯丁經漕臣沈文奎題准一例僉選今閑丁應否徵銀應令該總漕並各該督撫確議務期有利無害據實奏請定奪至順治十三年漕運總督蔡士英議覆江南省衛比照橫海衛屯丁出銀貼造今議每正糧一石納銀三分黃快船差領丁協濟銀五分經戶部議准遵行是江南快丁一項原經題准與衛丁並行僉選其閑丁又每丁

徵銀五分爲貼造船隻之費今協造銀兩仍存而僉丁則藉口是快非運其狡卸亦不知始自何年但從前運丁尙多得其貼造或可不復責其出運數十年百計逃運入快現在快丁不可勝紀而運丁寥寥且竄入黃快皆有力之家其仍爲運丁者俱貧疲無力者耳爲今之計勢不得不酌量變通運快並僉以重漕運請嗣後江淮興武二衛定爲運快並僉則紛紛告訐之繁可免而衛所脩千亦不致畏首畏尾因循貽誤於漕務實有裨益臣謹恭摺具奏
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遵行

變通體卹與懲戒並行絕不煦煦爲仁子子爲義議亦
簡明無泛設語

請酌更湖南漕船章程疏

爲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臣荷蒙 恩命辦理漕運

三載於茲仰遵

聖明訓諭於各省幫船無不留心體

察隨事調劑惟湖南一省漕船二十二年中途截留二十
三年全數減歇是以未得深悉情形今二十四年該省糧
船全數出運空重往返臣留心查察甚爲拮据因博咨廣
訪悉其受病之由有應急行更定者臣謹爲我

皇上陳之

一湖南領運千總宜有一定幫次也查糧船出運首重領
運千總然必有一定之幫而後官與丁習得以知其利弊

隨事整飭卽丁亦知官無改移不敢欺朦弊混今查湖南糧船三幫設立千總六員內荊州荊左荊右三衛各一員岳州衛三員向因漕運全書未經載定幫次該省糧道每年新運隨意排委漕臣相沿亦據詳批運在領運之千總視非本管丁旗旣已痛癢不關安肯實心任事在各丁舵人等則以不過一年暫委無所畏忌爲奸作弊無所不至如此安得不了日益疲幫日益困又况運無一定則趨避夤緣由此而生殊非所以飭官方而重漕運臣請嗣後荊州荊左千總二員定爲湖南頭幫荊右衛岳州衛千總二員定爲湖南二幫又岳州衛千總二員定爲湖南三幫每

幫二員按年輪流出運不得通融派委則官知恤丁丁知畏官辦運自必實心且可除趨避夤緣之習於漕務殊爲有裨矣

一荆衛千總宜移駐岳州也查湖南糧船二幫水次俱在岳州則領運千總應俱於岳州駐紮庶辦理稽查俱屬就近今查荊州等衛千總三員向因官係衛屬俱隨守脩居住荊州相隔岳州數百餘里毋論差委考驗苦於遠隔途長而以應在水次辦理運務之員反令遠處無事之地終年坐守殊非循名責實之道臣請嗣後荆衛千總三員俱一併移駐岳州專辦運務庶官與職稱而事無廢弛矣

一湖南造船宜責千總監造也查糧艘十年大造及風火
事故賠造俱係衛守脩之責但各省守脩多近居水次得
以親行監督湖南則止岳州一衛駐荆水次而荊州等衛
守脩俱相隔遠每年造船旗丁赴衛領銀歸次成造在
衛守脩以有征收屯餉錢糧之責多不親身赴次而又
詳委監造之員於是不肖旗丁得以自由錢糧不歸實用
未免板薄鉅稀船身不固臣思船係千總出運堅與不堅
乃其利害切身之事非甚不肖斷未有肯聽旗丁造不堅
之船而貽自己之害者請嗣後湖南各衛成造船隻俱令
各該幫千總親自監督或有不能堅固如式者將千總與

守備一併泰處則事有責成而費歸實用矣

一湖南船隻宜在途修艚也查船艘每出一運風浪之顛
簸肺壩之拖拽多有損傷全在修艚以時方能克濟新運
今查每年回空諸省之船尙可及早抵次惟湖南由長江
而返洞庭地處最遠大約卽回空無悞亦須十二月方得
歸次已屆冬兌冬開之期始行領銀修艚不過潦草奉責
及至新運開行涉歷江湖之險稍遇風水相激卽至縫裂
發漏輕則傷耗糧米重則全船沉溺一船失風累及什軍
攤賠旣非所以慎重 天庾亦非所以體恤旗丁臣細心
籌酌應責令該省糧道每年於十月卽委員將各丁應得

運費每船先行解給五十兩迎至湖北之田家鎮等候俟回空船隻一到卽給發銀兩先行補買蓬纜等物一至漢口卽鳩雇工匠沿途修艚赴次卽可兌漕庶船身堅固而新漕亦不致耽延矣

一湖南舵工宜加嚴懲也查駕運船隻全資舵工在各省皆然而湖南舵工則子孫相傳盤踞霸佔竟成世業幾於積重難返緣湖南旗丁向來多不親身出運一切應領錢糧銀米每包給於舵工旗丁不過虛應一名是以一切運務俱舵工辦理因之多境窖載偷盜米石無所不至甚至有盜米過多自知抵壩不能完公中途故將船隻鑿沉藉

以失風累及旗丁者近年以來旗丁知舵工之爲累已皆自行出運然鄉愚之人事例未諳仍不得不聽命於舵工且旗丁有更換而舵工爲世業於是奸舵反視旗丁爲奴隸一切任其指揮侵蝕銀錢偷盜米石爲所欲爲及至抵通交納不前旗丁不得不揭債完公而奸舵轉脫然事外是湖南旗丁之困困在舵工則欲甦旗丁之困必先懲舵工臣請自二十五年新運爲始容臣於抵通交糧時令領運千總據實報明有少米五石以上累及丁通挪代完者將該船舵工拿究審訊得實卽咨部發遣庶奸舵知所儆懼而積重之勢可冀漸返矣以上數條事雖瑣屑然非經

部定議則旗丁之困莫紓積重之勢難返是以不揣冒昧
據實陳奏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數條俱係救弊要務

敬陳管見疏

爲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查漕務運道相爲表裏臣數年來往運河凡有應行疏築情形俱陸續奏 聞荷蒙聖鑒今臣本年督運抵道就所見情形尙有應行酌辦數條謹爲我

皇上陳之

一河內椿石起除不淨宜驗實叅處也查糧船底平載重最易抵觸必須水底無礙方免掛漏之虞定例凡河中椿石俱令管河之員起除淨盡違者嚴加議處所以重漕運也乃臣督運往來見沿河兩旁或圻石之傾圯或牆壁之

坍塌或樹根之插入或舊椿之橫斜所在間有仍不能起
除淨盡者蓋緣水落之時在河兩旁原無礙事及至水漫
之時已無形迹經過糧艘雖或有因此觸漏致溺者而見
未確實不敢以抵觸椿石具報而地方文武又無會同驗
實具報之例是以甘受失於防範之處分而起除不淨之
河員反脫然事外殊非平允之道臣請嗣後運河糧艘如
並未遇風祇因河底石塊舊椿及樹根等項觸漏致溺者
應令地方州縣及防汛武弁會同探驗確實卽擬實以觸
漏具報將地方文武免其失防叅處將該管河員咨叅
議以降調處分庶管河之員各知儆懼起除必力而糧艘

亦免觸溺之虞矣

一凡有肺座之越河宜一律疏濬深通也查建立肺座必旁開越河所以脩水大之官渡保護肺座也其實水大之年如越河深通無阻糧艘即可由越河行走既免拉肺之險且省多夫之費今臣往來肺河留心查看有一律深通者亦有淺淤狹隘及樹石樁橛礙阻者雖水大之年越河可走而恐其觸礙不敢徑行仍不免上肺之煩難且地方土棍及牌夫汎兵人等又樂於越河之難行然後旗丁不得不僱夫打肺於是包攬抑勒從中取利此實向來之積弊臣請嗣後疏濬運河將越河之未盡深通者一律疏濬

去其樹石使可通行則在河防爲宜洩有資在糧艘更便
行無阻一舉而兩得也

一管河廳汎宜酌脩挑撈器具也查南北運河水足之年
挽運尙非甚艱水小之年則每遇淺處卽苦膠舟非急加
挑撈必致遲悞然挑撈均需器具如鍬鏟之類尙可從民
間借用若刮板鉄篋及鉄口線袋等項則臨期置脩頗緩
不及事臣請南北運河廳汎除河水深通之處毋庸置脩
外其向來有淺之處及二十四年曾經挑挖處所廳汎之
員均應酌置挑撈器具入於交代流傳庶逢水小之年得
應急須在汎員不致臨期周章而糧艘亦不致停舟久待

矣

三條皆切要之務

請酌改停泊水次以避險遠以利漕運疏

爲請改停泊水次以避險遠以利漕運仰祈 睿鑒事竊

查南省漕運自邳宿桃清一帶中河開成糧艘自南來者一出清口卽由楊家莊口門入運避去由清口至徐州數百里黃河之險凡屬幫丁無不蒙庥惟徐州府之江北一幫船四十一隻長淮三四兩幫每年輪兌徐糧船三十五隻因受兌水次例在徐州府城是以每年仍由黃河行走不能避去驚波駭浪之險然十字河竹絡壩未閉以前徐州之船係由竹絡壩入運不必下至楊莊口門道里尙近自乾隆十四年竹絡壩不開之後非下至楊家莊口門無

由轉入運道則道愈遠而險愈多或值風水不利往往動
經數月然後得達險固可虞時日亦多稽滯上年該二幫
重運船隻因風阻滯以江南首進之幫反殿江廣之後因
之回空亦遲臣督押回南時據徐州衛守脩黃林詳稱由
徐州一百餘里至中運河之皂河地方與黃河止隔一堤
請將回空徐州幫船卽在泊皂河不必又由楊莊口門逆
溯徐城以免冰凌阻壓之虞冬底仍令旗丁於徐城水次
受兌自僱小船運至黃河與皂河隔堤之處過壩入艚庶
幾公私兩便等情臣查閱情形事屬可行當經批飭照辦
並咨明戶部覆准在案因而檢查案卷從前兩幫并丁因

黃河險遠請改駐皂河水次業經屢次具呈前任漕臣亦
行令道府查議大約多以定例已久未便更張爲詞臣查
事關定例固不應輕易紛更而利害輕重亦所當權今糧
艘住泊黃河深冬則有冰凌剗傷之虞春行則有呂梁二
洪及掃灣急流之險且由徐城至楊莊又由楊莊逆溯皂
河道路紆迴幾七百里較之由徐城至皂河隔岸利害相
去不啻逕庭則舍險就平舍遠就近在船隻免覆溺剗傷
之事在旗丁免經涉險遠之苦在程限更得及早抵通無
稽阻遲悞之患是此二幫水次似應急議更定未可概拘
成例也臣請徐州之江北幫及長淮三四兩幫兌運徐糧

船隻以本年爲始卽住泊皂河至兌糧時令弁丁仍赴徐城受兌兌畢卽用小船運至黃河與皂河相連之處過壩入艙所需運價旗丁自認需用剝船令州縣酌定價值代爲僱募僱船有悞責在州縣剝運有悞責在弁丁如此一轉移間實於運務丁情均有裨益臣謹繪圖貼說據實陳奏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再此二幫船隻向因改由楊莊口門入運河道庫內每年例給每船挽繹銀四兩今改由皂河此項銀兩自應停給但旗丁自僱剝船價值尙數倍於斯應否仍行給予統定部議合併聲明

如此穩便之事亦須先生條陳奏請然後得行沿河尸
視豈偶然哉

請酌貯官項借給疲幫以裨漕務疏

爲請酌貯官項借給疲幫以裨漕務仰祈 睿鑒事竊臣
荷蒙 聖恩俾辦漕務一切利弊應仰遵 聖訓時時留
心體察查有債負一項最爲疲幫重累其揭借之初或因
風火事故或水淺起剝或水大稽遲所費過多抵通之日
勢不得不行揭借以完公事而通州借銀多係六扣七扣
是借到之日數已虛其小半回空之後或無銀抵還則按
息三分四分利又必不可少因之數年滾剝遂至盈千累
百每年出運所領道庫銀米全不扣還則至通或有急需
恐難復借全行抵扣則開船之日已乏沿途之費其抵通

之稱貸又不必言輾轉相因子大於母此貧疲之所以益甚也數年以來荷蒙 聖恩體恤周至各省疲幫已俱稍有起色惟浙江之金衢嚴處溫紹台嘉等幫江南之江五七八興武三四六七八鳳陽大河等幫皆債負至盈千累百雖每年俱拮据完公不致掛欠米石而債負之重累尙未全除臣再四思維惟有輕後此之加增乃可救前此之滾賠應請於浙江江安道庫各提出銀六萬兩專脩疲幫揭借之需每歲新運糧道按各疲幫情形酌定北河起剝及到通個兒錢等項需用銀兩交與押運廳員收貯至期再行確查散給其有短少米石者仍嚴查治罪不得朦混

借給以爲彌補之計違者將押運之同知通判及領運之千總一併叅處各丁所借銀兩以一分起息於次年新運應領銀內扣還則約計每年滾剝之息所減甚多行之數年重累漸輕貧疲漸起再奏明停止借給是亦調劑斟酌之一法也臣言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訓示

此可謂睢麟之德意矣至今猶以爲例

請停鑄給運弁印信疏

爲衛干印信請停鑄給仰祈 睿鑒事竊查各省領運干
總辦理運務一切文移向係自行刊刻鈐記應用本年巡
漕給事中臣陳作梅條奏以各省漕船每幫設空重千總
各一員給與木戳漢字鈐記並無篆文空運事務尙簡重
運經手錢糧動輒萬計其在本省支領經費漕賄等項例
不准用鈐記皆仰給於衛守脩之印領迨出運以後至天
津一帶疲乏幫丁例得支借錢糧以爲起剝等費數亦累
干旣不便預用空白率皆權用鈐記使鈐記可憑何不用
於本省辦理參差殊非慎重錢糧之道又聞每用印領必

有使費名曰印規掌印責之運弁運弁歛之通幫陋習相沿至今不絕既非所以恤丁更不足以防弊可否照鹽場天使之例每幫鑄給一印以昭信守等因經部議覆應如所請各省運千准其頒給印信一顆遇出運卽恭領到幫爲沿途一應公務應用回空之日卽令隨幫千總帶回交下年領運之員收管俟 命下之日行文漕督造具幫名印模清冊咨送禮部鑄就頒發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臣接准部咨當卽行令各糧道遵照查造在案但臣辦理漕務六載於茲一切情形稍爲熟悉再四籌酌衛弁當仍舊制自刊鈐記毋庸鑄給印信臣謹爲我

皇上縷晰陳之查各省運弁支領銀米俱令用衛守脩印
領原所以慎重錢糧在科臣之條奏部臣之議准不過以
衛脩有用印陋規恐致科歛旗丁臣查衛脩賢愚不等其
中家人書役亦難保無需索印規之弊然此事在各省糧
道卽可嚴行飭禁果有陋規查出卽可將衛脩揭叅正不
必因噎廢食且印在守脩有用印陋規將來印在千總安
知不有千總之陋規所謂革一弊而生一弊其當仍舊者
一也至江浙疲幫向在楊村起剝 恩准借支道庫銀兩
臣每年卽係行令江浙兩省糧道核明各疲幫一定應借
之數庫平足色交與各押運同知通判攜帶船至楊村令

押運廳員傳集領運千總旗丁人等當面按名給發此事止慮各同知通判或有輕平減色等弊是以不許私相授受若干總之與旗丁則斷無冒領之弊此項印領卽用鈐記亦無不可其當仍舊者二也今部議鑄給印信令出運之員掌管帶往沿途印用在沿途文移等項固便然每年新運糧船開兌之後計至抵通爲日甚長三四月間在次之船則或有應行支領苫蓋銀米者矣七八月間則大造之船有應先行支領料價預行購料以便興工者矣有預行支領三修銀兩以資沿途接濟者矣此等應支之項若仍用衛脩印領則又蹈用印陋規之弊若用千總印領則

往返不及若預用空白存下則滋弊更甚其不便者一也
又部議回空之日將印交押空千總帶回交下年領運之
員收管但糧船回空非乍猝可到其在南省首進數幫或
可於七月底八月初到次若二進三進則在九月十月十
一月方可抵次至若湖廣江西之船經歷江湖途路最遠
每年卽趕緊催償亦必至十二月方得全行抵次抵次之
日卽係應兌新漕之時若使新運千總必俟押空之員將
印賫交而後支領錢糧辦理新漕其遺悞已八九矣其不
便者二也又糧船起米完竣定例坐糧廳卽差人押令回
空不許少停船一回空空運千總卽須隨船南下其實重

運千總在通尙有續羨餘米完呈各項應辦文移事件勢須一月半月方能完結若卽將印交與空弁則一切文移轉無印可用若多用空白亦難免書役滋弊其不便者三也臣查自有糧運以來出運之弁自用鈐記並無礙於錢糧之慎重而鑄給印信轉多格礙難行與其紛更不如仍舊所有運弁鑄給印信之處應請停止庶爲妥便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說洵然

請慎選米色以恤軍丁疏

爲請慎選米色以恤軍丁事竊查各省漕米有稞有秬有稭不同而宜乾潔而不宜潮潤則一也米之乾者雖裝載數月亦不發熱一石可得一石之用米如潮潤則裝貯稍久必蒸鬱發熱水氣上騰浮面數寸卽至霉變不堪食用所謂氣頭是也大約每米一石發熱一次必折耗數升發熱至數次則折耗愈甚南漕之米定例每石加耗四斗三斗不等此耗米之內除二斗五升交倉作正又三升八合爲應交餘米外所剩一斗或數升原以資盤剝及回空飯食之用發熱至數次則至通交納正米尙恐不足安有多

餘以資用度用費不足則揭借揭借不清則滾剝軍丁之疲乏雖不止一端而其根源實由於此臣查江西湖廣安徽等省米色尙皆乾潔惟江蘇浙江不能畫一內如蘇州府屬之崑山新陽松江府屬之青浦金山華亭婁縣太倉州及所屬之鎮陽常州府屬之陽湖金匱嘉興府屬之嘉善海鹽平湖秀水嘉興等州縣自來米色率多潮潤爲之說者皆以地之窪下切近海濱所產之質本卽潮潤不能如他處之一律乾潔臣數年來細加體察忝以目所盤驗米色之潮潤固由於地處窪下其實半由於州縣積習相沿藉詞抵餽以遂其私而上司亦遂相沿寬假不復深求

啗破除積習力加整頓尙不致如此之甚蓋南方泥塗土性宜稻凡種稻之區地氣未有不潮潤者亦不獨蘇松浙江爲然又米雖潮潤而勤加晒晾亦可轉潮爲乾天下並無久晾而不乾之物又田家收米十石交官不過一石以十石之米擇其中一石最乾者交官亦非不可能之事無如地氣潮潤之說中於人心在貧民小戶數石幾斗尙知交納好米至紳宦富戶米至數百數十石則米益多而弊益滋轉難盡得乾潔好米在吏胥則樂於潮潤交兌可以從中營私舞弊在州縣則緣糧米過多兌收之時不能不資吏胥家人幕友查察旣難周到潮潤勢所不免於是

遂借地氣之說爲藏身之地臣每見江浙二省州縣於晚
稻尙未登場之先或多雨數日或風潮偶發卽預以秋雨
過多風潮爲害米色不能純潔紛紛詳稟以爲潮潤地步
上司雖亦嚴行批飭務必慎選好米大抵視爲具文而所
收者仍多雜以潮潤及至交兌軍船弁丁或因米色不乾
未敢輒收則以久經詳明上司爲詞迨以不得不從之勢
積習相沿已非一日今欲破除積習除嚴飭地方州縣年
歲豐歉收成分數俱於禾稼登場之日據實詳報不得輒
借風雨爲詞預佔地步外一在曉示紳宦大戶之交納好
米也查漕糧爲天庾正供例宜乾潔無人不知乃臣聞

江蘇浙省富戶宦家每年所收佃租有上等自食中等糶賣三等完漕之說雖未必比戶皆然而民間相傳既有此說則大戶之米不盡如式亦卽此可見請嗣後地方州縣將紳宦富戶俱預行曉諭嚴禁至收漕之時再留心查驗如米色乾潔毋事苛求或仍敢以潮潤之米巧行嘗試或公然令家人子弟持帖干求驗明確實卽將米封貯通行詳揭督撫卽據實題奏請旨議處仍一面飭令易換好米交倉則紳宦大戶顧惜顏面羣知急公大義將先交納好米以爲細民倡實爲正本清源之道一監兌之廳員與該管之知府統轄之糧道宜定例分賠也查知府係一郡

表率漕糧兌收皆應稽查監兌之同知通判係專委查驗米色公平收兌之員少有潮潤卽應詳稟至糧道一官乃是總理糧儲大員州縣收漕與弁丁兌運之時例應巡歷各府彈壓稽查少有潮潤卽應揭叅不得安坐署齋或假以別項公事他出致州縣無所忌憚弁丁無所稟承請嗣後嚴飭司漕之員各舉其職務遵定例全收乾潔好米倘幫船至淮經臣盤驗如米色仍有潮潤發變者除將領運押運叅處外其該管之知府監兌之廳員總理之糧道一併嚴叅聽部議處其潮潤米石卽著落領運押運與該管知府監兌廳員總理糧道按股分賠庶官知儆惕稽查必

嚴州縣不敢濫收矣臣爲破除積習起見謹據實陳奏
伏乞

皇上睿鑒

此至公至平之論

請定駱馬湖水啟閉章程以收全效疏

爲駱馬湖水宜詳定章程以收全效事查駱馬一湖地當
邳宿之間周圍一百四十三里每歲秋冬收蓄湖水以濟
漕運實南運河吃緊關鍵不知始自何年沿襲相傳以駱
馬湖水專濟江廣重運非江廣船至斷不輕開於是水小
之年江浙幫船行至古城溜以上卽淺阻起刳亦難望駱
馬湖涓滴之助本年四月間天久未雨糧舟阻滯臣商之
河臣高晉先開駱馬湖口接濟江浙幫船河臣高晉亦意
見相同隨飭委員弁開柳園頭口門放水濟運運河之水
立長五六寸江浙之船遂得通行其後以次開王家溝口

門卽江廣船至湖水亦未嘗告竭可見從前拘守訛傳徒
令全湖有用之水大半置於無用殊爲可惜且此湖上受
沂河之水下通六塘河入海每歲沂河水發由湖涵湧而
下多爲海沐之患若湖水於四五月糧艘經過之時全行
濟運則湖身騰空至伏秋沂水驟發亦容受有地更可少
減海沐水患實爲一舉而兩利至於酌定章程查現今柳
園頭王家溝二處俱建有石牐但未設立牐官無專司啓
閉之人應請卽責該汛守條專司其事收水之時則於牐
內築草壩以攔水使牐不受傷用水之時則開壩放水由
牐門濟運酌量運河需水尺寸以定起板多少晝夜看守

隨時撙節不令一放而盡其通湖引渠有淺阻者相機疏濬俾湖水得暢出無阻仍查照本年之例江浙船至則開柳園頭江廣船至則併開王家溝不得少有錯亂至王家溝之上三十里尙有乾車頭口門可通皂河一帶運河又此湖之上尙有一隅頭小湖口門可通審灣一帶運河此二處均未建牖可否俱設立牖座俾需水之時得以啓閉由人應請 勅令河臣詳加相度辦理再臣查沂河之水發源沂州蒙陰等縣其水經冬不竭與汶河相等乃汶河之水前人用以分給南北千里運道而沂河之水不能供邳宿以下三百里運河之資豈非籌畫未周所致臣查沂

河經過邳境有蘆口一壩西通徐塘口入運壩係亂石雖
堵塞而涓涓之流終年不斷本年四月臣親至壩口看視
情形飭令河員築一草壩攔截沂河折去蘆口亂石數丈
逼沂水由壩出徐塘口入運而徐塘口以下運河亦立增
水四寸此行之已有明效者請嗣後遇水小之年卽照此
築壩截水歸入蘆口以利漕運重運過竣仍堵壩口以免
山水旁溢邳境如此則駱馬湖之水可收全效而沂河涓
滴之水皆爲南運之資矣臣一得之愚是否有當謹恭摺
陳奏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

此法之可永遠通行者文亦曲盡利病

四知堂文錄卷二

清江楊錫紱方來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城南書院記

宇宙之事功視乎人材人材之造就在乎學校書院者拔
學校之尤而切劇淬礪以收造士之實效輔學校之不逮
也有宋四大書院曰嵩陽睢陽鹿洞其一卽楚南之嶽麓
院創於宋長沙守朱公洞至子朱子與張南軒先生倡道
東南大闢講舍一時從遊之士請業問難至千餘人絃誦
之聲洋溢衡峰湘水間洵理學中天之會已其後雖廢興
不常而學士大夫談名勝之遺蹟溯先賢之教思莫不流

連慨慕想見當年正學昌明人士蒸蔚或恨其生之晚或
悵其地之隔亦可見先賢之澤流被無窮而書院之造就
人材其有補學校非小也 國家崇儒重道遠邁前古我
世宗憲皇帝特命各省會建立書院 賜以帑金資其膏
火湖南卽因嶽麓書院葺而新之延師萃徒以宏教育前
中丞虞山蔣公又具摺陳請蒙我

皇上御書道南正脉匾額 頒賜懸掛乙丑夏余恭奉
簡命來撫是邦下車後卽親赴嶽麓瞻仰 宸翰課試生
童乃肄業諸生寥寥無幾細詢其故緣嶽麓離城十餘里
中隔湘江春夏水漲彌漫稍遇風濤卽須守候不能截渡

士子因多畏涉不前歸而檢閱志乘長沙於宋時尙有城南書院爲張魏公浚所建當時朱張兩夫子講學長沙或過嶽麓或止城南亦以湘江多阻之故是城南與嶽麓原相表裏顧人廢爲僧舍不可復問以朱張兩大儒往來講學之地存其一而湮其一固湖湘都會一大缺陷事且使士子臨流興嘆不得時親前賢之講席永其追慕效法之思幾虛朝廷造士之本意豈非守土者所當急謀興復者哉爰是擴加咨度得都司空署一所恰在城南崇勢高壇遙望嶽麓如几席然於改建書院爲宜因偕司道守牧各捐廉俸鳩工庀材三閱月而落成計書舍若干間恭摹

嶽麓 御書匾額懸之講堂岳州守黃君凝道又建 御
書樓於院之東南隅中祀朱張兩夫子及有功書院諸先
賢以爲諸生朔望行禮之所院仍顏曰城南誌舊也余自
維學無根柢加以簿書鞅掌日益荒落豈敢附前賢之門
牆顧念 國家廩給之資待士如此其重 道脉之揭訓
士如此其殷身爲守土與有導化之責則萃英傑而甄陶
之延名師而督課之俾得往來於嶽麓城南二院不間輟
其功庶幾因文見道由流溯源從事於講習討論之勤以
得夫修己治人之要卓然守朱張兩夫子之正學而不爲
功利詞章之習所播奪則東南之道脉益有以永其傳而

擴其緒將處爲名儒出爲名臣書院之盛卽學校之光也
詎不偉與諸同人請勒諸石故爲揭其興復之由與嶽麓
相表裏者冀後之人兩存而并護之也

堂堂正正之文佳在氣充詞足

賑紀序

荒政昉於周禮歷代名臣因時著績其成法多有可採至我朝則聖聖相承誠求保赤歲偶不登卽蠲賑頻施恩膏疊沛務登諸衽席而後已蓋九重之宵旰憂勤爲史冊所未有而羣工之宣德達情擘畫區處亦法日以脩而事日以詳乾隆某年畿輔河間天津二郡告災天子惻然己飢降詔發通倉之粟截南省之漕先事預籌至周且脩時桐城方開亭公方任清河監司奉制軍高東軒先生命與天津觀察陶未堂公實總賑務公受命後遍歷郡縣慎選官吏詳覈戶口嚴戢刁頑就古人之成規

與現行之事例參以地方情形士女風氣殫心竭力講求
周脩上之制府者曰議曰詳下之郡縣者曰檄曰諭揭之
鄉市者曰示曰禁嚴遺濫明賞罰吏奉其職役遵其教身
所未至而心至之心所未至而法至之兩郡災黎無不慶
更生者蓋公與未堂先生皆本經術爲吏治具仁慈惻隱
之心而不以姑息長刁風有綜核幹辦之才而常於法內
留餘地故九重念切民隱特遣大臣查覈而一無遺
濫噫此可以見公之實政矣今公總督畿輔已若干年一
切宣布德意休養民生者邇於直省豈特河間天津二郡
家頌戶祝已哉顧念拯災恤患爲當官要務手所經畫非

及時纂輯恐久而散佚於是公餘之下取昔年賑恤事宜
詳加記載名曰賑紀刻成與余相遇於津門授以一冊且
命弁其首余受而讀之見公之於是役也仁之至而有義
以裁之法之窮而有憲以通之體要旣得纖悉必詳師其
法舉而措之無弗良也師其意神而明之更無弗美也豈
惟牧民蓄聚卽一介之士留心當世誦而習之坐而言起
而行可矣余謬辱公知不敢以姁鄙辭謹序而歸之惜乎
余老友未堂不及見此書之成耳

中多名言非公固不能道

送江拙齋赴芮城幕序

士生斯世非功名之難而氣節之難氣節不立雖位至將
相與草木同朽耳氣節苟立即名位不如人或起而復蹶
蹶而至於窮愁困頓以終其身要其磊落俊偉之槩千載
下猶想像其人爲之奮發興起矧一時交遊同輩乎世稱
李白爲謫仙人其供奉翰林也以賀監薦明皇眷寵特隆
每欲大用之卒以清平調詞爲高力士媒孽遂終放還使
白稍委蛇其間通顯可立致而乃指斥妃子奴視宦官絕
不以介意嗚呼倘所謂士氣非耶余交江子拙齋二十餘
年矣以拙齋之才宜馳騁館閣著作承明而一試江津蹶

不復起至於今潦倒長安無以爲生又復因人作計遠適
絕塞可不謂窮乎猶憶拙齋嘗爲余言少時應童子試自
辰至午一揮九藝立就邑令驚爲奇祀及案發令中他賄
抑置第二人來歲復試則止成二藝藝各三百字令甚訝
之然素知其能文仍與覆縣例覆試令必具酒食諸與覆
者志不在食稍舉杯箸卽搦管吟哦頻頻視晷影長短拙
齋獨恣飲啖若不知爲試來者瓶罄并羅他座酒置席上
舉盃獨酌旁若無人司事僕吏雖怪之不敢靳又恐其醉
不能文促以開卷執筆則睨視而睡曰吾昨歲頃刻九藝
侯抑之若輩所知也今多作何益言畢頽然就榻及試者

畢出鼾睡之聲猶達戶外僕更扶而醒之飄然竟去不復
及作文事由此觀之則太白酒樓醉卧沉香賦詩使拙齋
當之或未必不可仰企也然則拙齋豈非氣節之士乎哉
且余觀今世吏之久於其任者多脂韋隨人靡靡無骨拙
齋不能改其童試之槩其不合於江津也固宜就令復起
亦將與向之令江津等耳無他富貴之念輕而氣節之志
重也太白平生以詩酒自豪今拙齋每日必飲飲輒醉醉
卽脫帽狂吟雖未知視太白如何要古來曠達不羈嶽崎
厯落之士其近之矣於其行也爲述余之所以交拙齋者
而爲之序

寫生之友

巡撫山東蕙圃李公墓誌銘

我朝閣臣理學文章兼擅者首推安溪李文貞公其家法以孝弟仁讓爲本其學問以關閩濂洛爲宗故其子若孫掇科名而膺仕籍者其學皆有所稟承不染時習其當官也俱能耿介自立卓然有所建樹若今大中丞蕙圃公其一也余識公在乾隆丙子時公爲兗州太守而余以禮部尙書出署山東巡撫事因查勘金鄉魚臺水災公來謁余旅館與語移時若素交然隨偕往諸邑勘災見公條畫指陳經緯井然蓋已知公爲大器矣余時方疏請移建魚臺縣城及開荆山橋疏下流淤墊以消積水而東南河運

挑浚之事啓矣丁丑春余還京旋有總漕之命公亦已
擢遷運河道漕河相爲表裏公治運以爲漕而余上下往
來於運道或有一得以語公亦多許可如是者幾九年乙
酉夏始由淮徐道特受河東總河方一載卽有巡撫山
東之命屬吏久悉公清操亮節馭下無私一時墨吏幾
於望風解綬使得久任其所以惠此一方者豈小補哉乃
戊子春卽嬰疾以沒余聞之甚勸雖爲文哭之哀私究未
殫也嗣公孤本璿奉公柩過淮涕泣請爲納壙之文曰知
先大夫者莫如公誼不敢辭按狀公治郡卽多美政其在
嘉興也歲己巳

聖駕初南巡有議自郡西南至省開

副路一道長二百餘里計應伐民桑柘數十萬株架橋百餘道壞民居墳墓無數公曰此不可以口舌爭乃棹小舟於南北官塘溯洄者久之因得副河一道上通吳江平望下達杭州壩子門咸以爲便於是遂決用副河初郡城訛言如白牛蕩者民情囂囂公察其虛靜以鎮之並屬武員毋張皇稟報閱月而訛言竟息又時籍朱筌家有遊棍吳得方胡志者假內大官名札往圖詐縣令以聞大府人告奉有嚴審卽行正法之 旨大府檄公承審旣得實以財未入手祇以假冒職名例擬遣廉使不從爭之再三廉使曰恐太守獲譴耳公則曰某以不枉殺人去官何恨卒

從公議其在兗州也兗郡素多水患公初膺命陞辭時
上諭當以實心救之公感激君恩至卽周視所屬田畝
因歷年黃水決入微山湖被水浸淹多至二萬一千餘頃
公東西奔走且勘且報議賑議貸費國帑六十餘萬活
飢民無算又充地素產繭有司議設牙收稅牘已上矣以
公力持不可而止公之爲運河道也值運道做壞之後公
通籌全局力反前弊凡應行之事尤知無不爲自孫家集
決後運道由夏鎮至南陽兩堤俱潰漕運之難如涉海洋
茫無畔岸每一遭風動輒覆溺時余初任漕運目覩情形
卽奏請築東西堤以便挽運得旨命今閣臣劉公往勘

嗣令總河儀封張公東撫鶴公等議修築事兩堤以西爲
亟議者或擬用椿埽費以六十萬計或議建石堤費以三
百萬計公日夜籌畫因憶少時行顏海間見築堤捍海爲
田者用碎石拋積水中漸積而高潮退則以木欄之填土
其上堅築之遂成堤因度山石遠近價值與土木船載遠
近多寡計需金止十四萬兩總河張公等以其策上聞
得旨如議於是命公董其役始事於戊寅二月至五月
而告竣稽天鉅浸忽成坦途輓運者如過衽席矣西堤旣
成東堤亦以次舉內第二段兩面皆水得土甚難公令先
以石壘兩旁積葑將其申候北風盛時盡開兩岸十四單

肺俾水乘風入湖河灘盡露多募夫集畚鍤冠日起土積
封上而工遂集計費金十二萬有奇而湖與河之界盡分
矣孫家集之初閉也雖黃流既隔而水之瀰漫於湖者止
韓莊湖口一牖宣洩甚難公令卽牖北毀石堤十七丈掘
地深四五尺以瀉之於是湖水深三丈三尺者消至一丈
水旣落眾謂卽宜堵堤蓄水以濟運議上 上命卽開堤
處建滾水壩一座寬三十丈高一丈二尺五寸俾水小得
蓄水大得洩嗣公又請減低壩脊至一丈今著令湖水減
至一丈乃閉牖以蓄之一丈以外則聽其從滾壩而洩旣
不病漕又不病民蓋兩利之策也泗水本從濟甯以南之

曾橋入運前人於兗郡城東作金口滾壩截之俾西入府河經滋陽濟甯以達馬場湖蓄水濟運但府河上廣下狹泗漲則不能容又洸水自北挾灤河韓馬河之水南注府河每伏秋水溢害稼有楊家壩者在濟甯城東舊誌謂可導府河入運而儀封張清恪公又有必不可開之說壩遂歷年堵閉公度府河水盛卽開壩分洩而馬場不患無水乃請於楊家壩爲肺水大則啓板洩之民田旣無患而馬場水仍足濟運其治運河南流之水如此北河之水以汶爲要汶水分流之處左蜀山右馬踏而面南旺皆昔人蓄水之櫃也舊制汶水四歸南六歸北後漸至南行者多北

行者少而袁口靳口之間重運經臨每苦淺澁公曰是不
可不有以均之乃規分水口南壩加長北壩收短以節宣
之蜀山湖出水之口有二一曰利運在柳林之南一曰金
線在寺前之南金線向資南運公以蜀山湖水當令多濟
北運於是移金線在柳林之北司鑰者但閉柳林之扉卽
可使蜀山之水先濟北運又何家壩者在分水口上游汶
漲則洩於劉老口石頭口以歸北運而舊壩資高雖伏秋
不能過水公令減壩二尺於是南流弱而北流增公自記
有云戴村壩之遏汶也宋尙書曰老人舊制留坎河不築
春夏水弱導之濟運伏秋水發決之歸海法至善也中明

以後頓改前規萬公壘石爲灘潘公接築玲瓏壩然水猶有洩也近日堅築以石實其竇而高其垣宜乎伏秋盛漲不能容余請減何家壩使由此北運入海所以救戴村之失爾壽張境內有二水一名沙河一名趙河皆爲運水所攔不能入大清河以歸海明劉忠宣公曾於運河東岸建三空五孔橋以洩其漲乾隆十九年又於八里廟建平水三牖底皆高河底一丈以上牖口寬不過丈餘非盛漲不能漫卽漫而范濮壽張東阿民田已浸矣公於乾隆二十二年二水並漲時曾決八里廟前運堤以洩之而民田盡涸因請添建滾水壩並將三空五孔橋減低至八尺議上

未行會直隸制軍方公奉 命勘徒駭馬頰二河詢山東
減運入海之路公因述開堤放水事並獻圖說及建壩原
議方公欣然入 告得 旨建壩高河底七尺長十二丈
於是沙趙二河有所宣洩不爲田廬患衛水者合淇丹清
濁漳自館陶入東境至臨清與汶會每盛漲之年由板牖
倒灌入汶牖塘全淤漕艘阻滯公以牖外舊有壩爲抵衛
重障不宜廢遂於牖南汶衛交流處築壩寬其勢以禦之
仍歲加高厚焉又德州四女寺滾水壩亦宣衛河水漲者
今大司空襄公奉 命勘查東省水利以此壩利弊詢公
曰加寬十餘丈則無患矣襄公如其議行之數年衛河安

流此公治運河北流之水也公於治水之法本所通曉而
又相度情形窮原竟委不憚勤勞每乘舴艋小舟出入於
荒陂叢澤支流斷港之中昕夕無間舟車不可通則步行
以往遍詢土人必得其歸而後已故二三千之內凡地
勢水勢輻葛支錯之區俱能聚米畫沙瞭如指掌凡所創
建調劑俱切要害合機宜實可垂諸不朽非僅僅補苴稱
職者所能窺測也嘗自書四語於座右曰有水濟運無水淹
田帑不虛糜功歸實際余以爲十六字卽作河工心傳可
矣至公之治黃也雖爲時未久然亦利必興害必除黃河
例有歲修曩時司事者不度形勢一概加土高者益高虛

糜帑項卑者不能大有增加難資抵禦公飭屬令於水漲時各呈堤高水面尺寸細驗水痕全行開載卽擇堤身之最薄者增之迨伏秋水發耿家寨等十四堡水及舊堤之上賴預增新築以免又河工微料於民其弊百出納者苦之公曰此惟節無益之工少徵一分之料卽民受一分之福故每歲派料較前減至千萬餘觔民陰受其福而不知迨巡撫山東下車卽查勘青州武定東昌諸屬窪地歛收情形而以高苑博興樂安三邑災上聞又請緩徵海豐霑化等十二州縣舊糧又念高博樂之災由於小清河支脉溝之下流不廣致上游被水冲溢爲患正檄調河工熟

習之員委令細勘將於春融設法疏濬而公已抱病矣公
才品素契 宸衷爲監司卽屢荷 褒嘉任淮徐道時山
東運河水淺 上以公素習東河情形 命至東省與河
撫二公商辦次年 聖駕南巡有 旨由水路至德州
登陸而運河水淺 上命余偕公往山東會同總河妥協
籌辦蓋信公之深也迨晉 擢總河又 念公有老母在
籍 賜內府貂幣 命先歸省親而後蒞任皆異數也公
諱清時字授侯號蕙圃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嗣登賢書
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會祖 誥贈光祿大夫文淵閣大
學士兼吏部尙書諱兆慶子四長卽相國文貞公次公祖

戶部主事 誥贈中憲大夫待贈資政大夫諱鼎徵子五

長翰林院編修 誥贈中憲大夫待贈資政大夫鑑塘公

諱天寵妣 誥贈恭人待贈夫人黃氏次翰林院編修提

督江西學政 誥贈中憲大夫待贈資政大夫抑亭公諱

鍾僑母宜人待封夫人黃氏公爲抑亭公子兄弟五長中

憲公清載次兵部侍郎公清芳次孝廉公清江清愷公其

幼子也公生之日以愛出繼鑑塘公孝廉公清京其兄清

鈞其弟也公性行醞摯事父母及本生父母待兄弟與同

懷兄弟孝友如一內外無間言曾祖教忠公未有特祠公

本生父嘗以爲言乙酉夏 命南歸卽親度地基成之又

贖戶部公祀田百餘畝又爲抑亭公特置祀田厯官數十年清操自勵無絲毫苟取待人以誠規友以正人無敢干以私者於書無所不窺在翰林雖工文詞中年後卽罕言詩賦專討論經濟義理之事尤深於易及宋五子之書所纂有周易經義十二卷合編朱子語類或問三十二卷著蠶書一卷汎肺約言一卷治河事宜數冊又旁通堪輿家言能得前人秘奧人莫能窺其蘊也公生於康熙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申時終於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初七日未時配夫人萬氏柔嘉靜懿重然諾識大體事翁姑孝待妯娌和公少有宿逋不能償者夫人俱售簪珥力償之

每至署猶紡績不廢蓋賢內助也先公三年卒子二長本
彩國學生先公卒娶黃氏太學生士瑤公女繼娶楊氏武
進翰林院編修士徽公孫女太學生紱公次女次本璿國
學生娶王氏知直隸東鹿縣事諱天慶公女女六長適原
任仲淺輝官黃賡次適萬世寵次適粘有達三幼皆未字
孫三景岱景同彩出景東本璿出某山之原公孤於是營
窆矣焉銘曰

有宋理學濂洛關雎聞實共溯尼山中間繼起林與蔡我
朝文貞力追攀家學所傳茲一脉公守厥緒無敢斁體之
既立用斯行宣防懋績手畫摯文襄而後第一人

天子方資普宣旬泰山戕戕海泱泱厥施未竟澤無忘我
銘幽宮固以臧卜云百世其永昌

叙次詳核節制堅明誌大人物者當以此種爲正

劉笋坡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劉氏諱沂字景曾號笋坡清江之陽湖人世以忠厚耆德著稱鄉里至諱錫璜錫璋者而益衍其緒璜卽先生父也先生少聰穎凝重善屬文尤工制藝年若干補弟子員旋食餼二十人中康熙丙申丁酉間大申丞白公督學王公大興豫章講院羅一省之俊肄業其中先生以大中丞觀風首卷招赴院讀書時吾邑先入院者爲張葯房先生迨己亥余亦奉王永齋先生命入院肄業旣見相得甚歡遂訂爲兄弟葯房年最長先生次之余又次之自是飲食起居同於骨肉切劘箴規俱立身行己之要至於杯

酒論文則一以先正爲宗每有所作互相訂正抉摘純疵
絲毫不假借蓋同人麗澤之益余之取斯於兩君子者不
少也雍正甲辰余登賢書丙午先生領鄉薦至丁未而藥
房歿矣方藥房之歿也余正在都門一夕夢藥房携余手
賦詩末二句云與君爲永訣痛絕有誰憐藥房悲不自勝
余亦淚漣漣下醒時枕痕猶濕也未數日而藥房訃言果
至噫昔之日藥房感夢寐以分岐今之日先生又邈河山
而永逝以吾三人交誼之深而素車白馬之願曾不得一
達其忱於死生契濶之間是則可哀也已先生自丙午後
六上公車庚戌薦矣以額滿見遺遂不復計偕以養親爲

以體貌羸弱狀類衰老當事者竟以教職改注咨部其實
先生時年方五十餘也計余三人所學葑房爲最而先生
與余列科名余學又不逮先生而余成進士功名之際豈
真有默司之者非人所能爲也先生爲人質實懇摯待人
以誠不知人世有機械變詐事猥薄之徒至先生前亦不
忍欺嘗語余曰葑房已矣經世之材余不及子然生長田
間知民疾苦中簡之邑當有以自效不致遺譏操刀之未
能也先生生平不作欺人語使其得綰一綬其所建樹必
有以異乎俗吏之所爲者惜乎所遇之左竟不獲一展其

志也先生家世忠厚一門雍睦余猶及見先生之祖先生父則視余猶子皆篤實謙謹力行善事先生嘗泛舟中流見浮屍卽募人瘞之鄰人陶姓妻死無棺爲捐金置棺其仁心爲質蓋家風也三十年授徒鄉邑嚴師範勵實學後進多所成就弟藻子輔世姪善世等皆躬自督課漸染庭訓恂恂端謹嘗杜門却掃恬然性天之學宗祠家乘皆首倡修繕以誠和一本易簣之際吾順吾肅引劉誠意語戒諸子不得作佛事可不謂賢耶先生生於康熙乙亥年

月二十八日申時歿於乾隆丁丑年八月初六日申時距生年六十有三元

子四輔

選八旗教習濟世邑庠生昇世邑庠生盛世女三孫四家
麟家豹濟世出家驥家鵬盛世出孫女二以丁丑年十二
月十五日葬於滕公塋銘曰

峩峩閣皂實產哲人力敦內行涵蓄淵醕發爲文章炳炳
麟麟賢書旣登終焉守貧忠厚之積愈遠益振而昌而熾
不必其身

沈摯有真情不同泛作歐調

祭江南總河白公文

伊長白之孚靈兮遂偉人之挺生承累世之簪組兮克光
大夫家聲質亭亭以玉立兮氣邁眾而嶢嶢意謙謙而自
下兮神瀟灑而朗瑩方年華之弱冠兮已蘊采而含英乃
廻翔於曹署兮實發軔之初程才濬發而風颺兮識洞達
而內貞雖衆務之叢集兮經綜核而聿清爲卿貳之倚毗
兮合寮采而心傾胥交口而推重兮赫已樹乎令名迨綰
綬於外郡方益刻苦而勵精維河防之要區兮斯水土之
藉平洵宣防其有節兮兼飲水以自盟課懋績於彤廷
兮聲益重乎御屏踐監司於淮揚兮歲順軌而功成作

屏藩於大邦兮總財賦而充盈爰帝心之簡在兮乃節
鉞之特膺曰司空之重任兮匪老成而莫勝致河海之晏
清兮惟汝往之是憑感明良之際會兮荷寵命而彌兢
妙運用於一心兮總全局而清澄垂成式以其邇兮殫精
白而稟承燭機宜而善赴兮舉利賴而聿興奠民生於裕
席兮丕謨猷之允升慶黃淮之安流兮繼四公而并稱
縈余年之少公兮宦異轍而疆分仰聲望之崇隆兮冀接
以陶薰適輓輸之承乏兮獲訂交而飲醕欽中懷之磊落
兮更歲月而逾真若同氣之劫余兮隨所叩而卽磨每杯
酒之款洽兮亦德義之必伸或踪跡之久濶兮托悃歎於

鴻鱗年彌高而德彌邵兮願永接乎芳隣矢一息之不懈
方忽憂抱乎采薪謂壽考之永康兮胡一旦遽厭乎凡塵
反箕尾於天上兮遺駿烈於河濱無賢愚之感歎兮矧道
誼之相親悼哲人之菱逝兮緬榮範而無因淚浪浪其沾
巾兮望袁浦而傷神精絮酒與束芻兮抒哀懷而涕零維
公靈之不昧兮庶來格而不替

高情朗韻炳炳烺烺是時公總漕白公總河可稱一時
瑜亮

唐風蟋蟀官箴說

詩唐風蟋蟀論者以爲勤儉質樸有帝堯之遺風是已余嘗細玩之竊謂此聖學也亦卽切要之官箴詩之言曰職思其居心之官則思懼其雜而不慎故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居也又曰職思其外非驚外也人之一身上下四旁親疏遠近各有不可遺不可忽者不思則頑然一物而已伊尹躬耕莘野而思天下匹夫匹婦無一不被堯舜之澤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豈得謂之外而不當思乎中庸以小人行險徼倖爲願外然則事非行險心無徼倖皆不得謂之外可知矣又曰職思其憂人

生之患常出於所脩之外夫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蓋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間古聖人防微杜漸憂勤惕慮此物此志也豈非聖學乎顧何以見爲切要之官箴也 國家設官置吏自大僚以至微員各有其職卽各有其居各思其居卽各盡其職一邑之官各盡其職而一邑治天下之官各盡其職則天下治矣職未盡而他圖是舍己田而芸人之田也職無不盡而上下四旁遠近親疏計之周慮之到非外也卽如州縣以撫字懲奸爲職或民人流亡於吾地豈得以爲他邑之民而不恤乎盜賊竄逋於吾境豈得誘爲

他邑之盜而不緝乎以此推之思其外正所以善其居也
若思憂則不但己身之害爲憂凡事之流弊後禍皆憂也
出一令有在此爲利而在彼則爲害行一政有目前若無
可憂而其實釀後來無窮之禍者思之不審鮮有不蹈偏
見而悔作俑者矣是則詩三言思皆居官者之要務不可
一日不省覽也詩又言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今我不樂日
月其除小民終歲勤動至於歲暮職業稍閒始相聚爲樂
計一歲中爲時甚暫又其所爲樂者不過互觴酒醴親族
隣曲偶然適從耳豈遂至蕩心而佚志乃卽瞿瞿然相戒
於己甚今士大夫建旌擁節膺符綰綬身據崇高而意存

華膳固不待歲終而始言樂也大約賓佐會集事所時有
肆筵設席習以爲常味則求其珍美庖則期其精良舞袖
纒頭酣歌蕩飲旣卜其晝又卜其夜豈止於豆觴酒醴而
已乎又其甚者則廣置妾媵矜多天治之容狎昵頑童養
成帷薄之羞衣飾務爲華美雖越禮而不顧車馬務極駿
麗卽多費所不惜已多而猶以爲少已精而猶以爲粗直
般樂怠傲惟日不足耳曾思其居思其外思其憂者而肯
出此哉夫人生德業莫要於取法正人希踪賢哲今詩之
言曰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良士賢者也以彼小民猶知慕
賢好德相與倣而效之矧士大夫而可以其逸樂怠慢之

身覲然民上乎然則所爲官箴如何曰如蟋蟀之詩而已
吏無大小各殫其力各敬其事日有孜孜不懈其位則思
其居矣此外凡吾心所宜盡力所可及者周而詳焉勿遺
勿置則思其外矣念禍福之相倚惕外侮之有由不敢以
其身一日肆然於民上不敢以其心一刻自弛於幽獨則
思其憂矣若夫飲食燕會雖不能省然取其足以適口而
已取其足以合歡而已車馬衣服不必華美姬妾僕從不
必嬌侈而又時時自警省曰得毋暴殄乎得毋僭越乎則
樂而不荒矣至於尊賢取友德所由進夫子美子賤爲君
子以能取友以成其德也不但上官之德望兼隆者宜敬

之愛之卽同官之賢能素著下僚之品端才美者亦敬之
重之若此力行則心不外馳而職業無慮其不舉費省則
心無所貪而廉潔不患其無終上不負君下可對民身以
勞而得安心以清而愈泰本非爲保身家妻子之計而善
人必餘慶吉士無橫殃其視荒官守而耽逸樂或以放蕩
罹禍患者豈不相懸萬萬哉故曰蟋蟀一詩官箴脩焉
蒹心餘作官戒詩先生作唐風蟋蟀說皆所謂願書萬
本誦萬遍口角流沫手生春者